



## 大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六十次全体会议

2000年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霍尔克里先生 . . . . . (芬兰)

下午3时开会

议程项目 32 (续)

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

秘书长的报告 (A/55/492/Rev. 1)

决议草案 (A/55/L. 30)

贝德尔先生 (卡塔尔) (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高兴地在大会发言，代表我国参加关于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秘书长的报告的讨论。报告为了将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不同观点汇集起来，开展了许多工作。我想感谢秘书长的报告，还想对秘书长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个人代表皮科先生为使对话年取得成功所作的特别努力。

这一问题是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首次提出的。除了其它方面外，大会在那一届会议上呼吁为加强国家间的密切关系及尊重人权而努力。此后，这个问题得到了所有会员国的重视和赞赏，因为它呼吁开展所有文明间对话。这样一种对话将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奠定基础，无疑有益于全世界人民。只要不同文化和宗教间存在交流的渠道与桥梁，人们就会更多地寻求进一步理解他人的关切与问题。文明间一旦进行接触，它们就能理解和明白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面对其它文明所关切的具体问题。

千年首脑会议使世界各国领导人得以聚集一堂并发表宣言，表达全世界人民为促进和平文化和文明间对话而努力的愿望。那次会议是不同观点和不同思维方式间对话原则的胜利。事实上，那是世界各国领导人交流观点和举行双边会议的一次绝好机会，因此，它堪称对促进文明间对话的一个贡献。

大会并不认为有那次会议就足够了，所以在场外又以圆桌会议的形式举行了另一个会议。圆桌会议重点讨论了文明间的对话问题，除了一些在研究人类成就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杰出人士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由于我国重视文明间对话，也由于这种对话最终有益于所有国家，所以卡塔尔国埃米尔谢赫艾哈迈德·本·哈利法·萨尼殿下借那次机会同他的同仁一起，引人注目地参加了这一非常重要的会议。在圆桌会议上，他作了发言，解释了对话的重要性。我想援引殿下在发言的一开始所说的话：

“在开展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活动的同时，选择文明间对话作为本次圆桌会议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极佳选择，因为这个问题在冷战后的世界上极具重要性。”

副主席阿布哈桑先生 (科威特) 主持会议。

从这一发言中可清楚地看出，这是在冷战结束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真诚呼吁，冷战在世界各国间制造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了障碍,将世界分裂成了若干部分。这种分裂导致了军备竞赛,也导致大多数国家分化为两个集团之一。这一点在欧洲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它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才有机会将不同方面的各种观点汇集到一起。其结果已在全世界所期待的全球现实中得到反映:调动各种努力,实现真正的发展。

我还想重点谈及殿下在结束他在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时所说的话:

“比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可组织不同方面的对话,以便在三个层面上增进不同文化间的各种人道主义关系。第一个层面包括科学活动及历史、政治和社会学课程,以探讨所谓的文明间冲突;第二个层面包括改善大众媒介对不同文化的反映,可将这种活动扩展到教育机构和学校课程——特别是面向刚刚开始接受教育的儿童的课程;第三个层面包括呼吁不同文化群体的政治人士和政治家进一步统一观点,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卡塔尔已表示愿意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特别是在活动中包括可得到切实执行的建议时。

我想强调一下殿下所说的话,即卡塔尔国希望主办知名人士小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将在巴西举行。为确保会议取得成功,卡塔尔国将为该小组提供一切设施。

**穆舒塔斯先生** (塞浦路斯): 我们想表示我们的赞赏,赞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促使题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这一重要项目列入大会议程。我们认为将该项目列入议程是适时的,这种想法是具有远见的。鉴于近来许多冲突以多样性为冲突借口,人类还有机会在这一历史性时期,重申其促进对话以寻求和平共处、团结与和平的决议。

我们已完全进入一个新世纪和一个新千年期。我们应设想建立一个相互依赖性比现在更大、技术更发达的世界:一个人类在每一方面——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普遍进行交流的世界。

社会和文化不是也不能是孤立的实体。远离我们的边界或海岸发生的地方危机,不可避免和直接地影响到我们所有国家。看来,我们属于同一个地球村,我们的行动或遗漏,我们的行为或错误,影响每一个地方的日常生活。距离正在消失,闪电般迅速的密切的相互作用无所不在,而且在日益扩大。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在各个国家、文化和宗教自身中间和相互促进合作、宽容与谅解,不单是一种好政策:它是生存的选择,特别是鉴于某些“不同文明的冲突”的不祥预测。

过去 100 年,世界经历了无数破坏和人类苦难。二十世纪对抗多于合作。有人正确地指出,今天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大多数冲突都由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基础。好斗的分裂主义是我们动荡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之一。正如秘书长明智的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指出,正如 1990 年代许多人以多样化的威胁为冲突的理由而开战;今后,他进一步指出,寻求和平的人民或许会利用不同人民之间对话的精神,作为前进的手段。理性要求避免我们在过去和现在给自己带来的灾难,用和平与合作取代对抗与战争。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人类共同命运的纽带。现在审议的项目,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宪章》把对话看作是协调人类关系和解决国家间关系中分歧的必要条件。《宪章》进一步把对话放在旨在有效地解决国际问题的人类努力的最高位。

正如我们在以前有关这一重要项目的辩论中指出,我们认为,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哈特米先生阁下的倡议是明智和及时的。如果我们要促进和平与正义的事业,我们就必须把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人民之间的对话体制化。必须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许多积极和互利的相互作用,使它们成为教育青年的基础。必须在他们的思想中树立对其他文化、宗教和价值的应有尊重。我们需要解释文化多元化的好处和各种文明的相互丰富。现在也是解决把某些宗教和文化描绘成对和平构成威胁的倾向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的生存最终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说服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和争端，促进对话为公认的行为模式。

我国政府承诺，通过对话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争取和平解决，让两族人民能够和平、和睦地生活，象他们过去几百年所作的那样，没有占领军或者铁丝网。

本着这些想法，我们再次参加提案有关本项目的一份决议草案：即伊朗介绍提出的决议草案 A/55/L.30。草案中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通过组织和执行文化、教育和社会方案促进对话的必要内容。

我们打算充分参加为 2001 年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提出的各种方案，进而用切实的办法支持如此明智和可信地向我们提出的倡议。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文件 A/55/492/Rev.1 中所载秘书长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报告中引用了下面这段话：“‘我们的世界从来没有这样融汇成一体，从来没有这样脆弱和不平等’”（第 6 段）。当今世界提出的复杂挑战必须用一种包容性进程来解决，容纳不同的意见和思想，在我们共同的旅途中指导我们走向和睦与希望。

我们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是对这一包容性旅途中需要有一个框架的要求的反应。它的意义特别在于解决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紧张与分歧。这些紧张基本上与一个全球化世界中的多样化认识相关。正如报告指出，把多样化看作威胁，是战争的根本起因，使许多人盲目地看不到把我们大家连为一起的共同人性。

随着人与文明相互接近，它们之间的分歧有滋长冲突的潜力。全球化的目的绝不能是促进千篇一律。那样做必然造成灾难：压制多样化将造成冲突。我不想不分类叙述搞千篇一律给无数人带来的种种苦难：它们根本数不胜数。

因此，我们的目标只能是促进跨文化、社会和信念的对话，以解决冲突的根源。世界各种文明丰富的多样化，可以而且应该被用来促进全球和睦与和平，

而不是磨擦与冲突。正如历史表明，伟大的文明总是通过同其他文明交流思想和经验而繁荣。

在我们的全球化世界中，现代技术已经强化和推动了文化间交流，而且基本上不受障碍，速度空前。世界似乎已经变得更小，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那种具有独特的做法、信念和价值的遥远文明必须被消灭的思想是不现实的。技术和通讯进步不仅已使我们走到一起，我们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地球村，大家命运相连。因此，人人必须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溶汇。这些价值——宽容、谅解和尊重他人——不仅是必要的，它们是生存的唯一选择。那些普遍性价值是所有文明的集体智慧、见解和经验的体现。它们提供了不同文明之间对话能够繁荣的沃土。

我们承认跨越一切分界和最广泛形式的对话的价值。我们欢迎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我们相信，它将成为开始真正对话的催化剂，带来具体成就。

在此，孟加拉国愿借此机会对秘书长负责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表示特别感谢，他在这方面采取了极富创造性和明确的主动行动。代表了我们的多样性的联合国，必须使促进和平和和睦的对话制度化。这种对话的目的，是使具有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人民了解有关文化多元主义和交流的好处。必须把促进对话作为一种解决冲突和分歧的可接受的行为模式。

要发展和维持真正的对话，我们就必须超越联合国和国与国之间相互作用的局限。民间社会需要积极介入，各个社区必须参与进来。学术界和媒体是倡导对话的重要工具。最为重要的是，如果对话要持续下去，重新获得有利于人类的势头，则这种对话就应该在人民之间进行。

最后，请让我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表示我的深切谢意，并对穆罕默德·哈特米主席表示特别敬意，他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方面显示了富有远见的



领导才能。我们大家都对伊朗为全人类的利益推动这一值得重视的事业而对它深表感谢。

孟加拉国非常高兴地提出了决议草案 A/55/L.30, 我认为它将能够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陈女士** (新加坡) (以英语发言): 请让我首先申明, 新加坡充分支持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在其整个 200 年的历史中, 现代的新加坡就是一个世界不同文明相遇的聚集是和场所。我们强烈主张不同文明之间有必要和平地相互影响, 并相信这种影响的价值。

这种必要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从前, 各种文明可以在一个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存在, 每种文明都存在于一定的地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虽说也相当广泛, 但通常仅限于特殊阶层之间的贸易或是战争。例如, 美洲的伟大文明就其历史而言, 就完全脱离于亚洲和欧洲的文明。

不过, 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 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 但并非始终具有暴力性质——一直在增加。这种事态发展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在加速, 并通过全球化进程继续获得了动力。与过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 其他文明的知识 and 经验再也不局限于少数人。任何人只要有机会接触电视、收音机或报纸, 便会掌握其他社会和人民的信息, 这在几代人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实际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如何对某一特定文明的成员进行评价? 界定一种文明的标准是什么? 谁能够声称代表一种文明讲话? 此外, 在每一种文明中都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和信仰流派, 其中有些流派是相互矛盾的。在每一种文明中这些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观点如何加以协调?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必须要考虑到需要进行各文明内部之间的对话。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承认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决不能仅限于各国、各民族或各宗教之间的对话。正

如各种文明并非整体一块, 而是由历史、地理、种族划分、宗教、习惯和政治等因素构成的无定型的实体一样, 各个文明之间的对话必须要在多层次上进行。联合国作为各个国家的组织, 是在国家以及官方机构一级进行各个文明之间对话的最佳场所。它也可以协助和协调在其他级别进行的对话, 如在国家和议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对话。例如, 国际行动理事会——非政府组织, 其成员为世界每一主要地区的知名政治家——的工作就是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具有很大可能性的事例。在联合国系统内部, 新加坡充分支持秘书长负责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的工作, 并将尽一切努力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向他提供援助。

与此同时, 我们应该认识到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已经在除了国家间对话外的其他级别上进行, 个人、公司和所有类型的其他组织已经在从事各文明之间事实上的对话。每一个进入外国市场从事业务的公司, 每一个到国外生活和工作的个人, 也是这种对话的参与者, 无论其是否意识到, 也是这种对话的参与者。

在现代运输和通信工具发明之前, 大多数人在其出生地附近渡过其一生。世界上有十分之九的人生活在其出生地 100 英里之内。但也有许多人出于愿望或由于经济原因而离开自己的出生地, 到外国寻求工作和生活。20 世纪中的人口大规模迁移, 无论是难民还是经济移民, 已经造成了并将继续造成不同社会的严重混杂情况。这些大规模迁移活动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 是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由于个人和社会亲身感受到其他的文明, 许多人也体验到了迷惑、不确定性以及甚至是恐惧。根深蒂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可能会受到怀疑。某些人在经历了挑战之后坚持下来, 变得更坚强。其他人则以无法预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共同任务就是确保这一进程以理性和和平的方式进行, 而不是象过去那样, 通过暴力和侵略行为来实现。

对于不同文明的仇视和怀疑是人类社会的持久特征。在社区规模很小, 生存条件不稳定时, 这种仇

视和怀疑甚至还有某种存在的价值。不过，对任何希望繁荣和在经济上取得发展的国家和人民来说，这种对外部世界的仇视和怀疑不再有任何用处。人们普遍承认，与外部世界相结合，而不是隔离，是实现繁荣和安全的必要途径。令人遗憾的是，古老的种族态度继续在表现自己，无论是采取明目张胆的杀戮行式，还是经常制造低水平的、甚至在最富有和最发达社会中也感到烦恼的民族和种族紧张局势。正象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指出的，

“宗教、道德、经济自身利益、仅仅追求生物学上的生存——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我们的智力无法回答的支持世界范围合作的论点，但是从我们的部落祖先传给我们的古老本能在愤慨中加强，使我们感到如果没有什么人可以憎恨，生活就会失去滋味。”

必须尊重多样性说起来容易，但实际做起来却要困难得多。宽容并不是一种很容易养成的美德。它需要我们认识到我们并不同意或实际上我们很厌恶的各种观点和做法的存在及其合法性。不过，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没有宽容这种美德，我们再也不能生存下去。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大家都必须像美国开国元勋在《独立宣言》中所说的那样，“适当尊重人类的各种观点”，无论我们对这些观点同意与否。

巨大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容忍多样性，而是没有能力去想象真正多样性的存在。在许多文化和个人中，实际上没有能力去充分了解可以存在的各种观点的真正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既不是因为愚蠢，也不是因为怨恨。尽管人类是一个类别，是一个物种，但我们不应欺骗自己。我们共同的人性以各种不同方式表现出来，这具有无尽的变化，因而不一定相互兼容。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必须要在充分认识到并非所有价值观都是普遍的基础上进行。即便进行了对话，不同的文化也会根据其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优先领域。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正象哲学家约翰·科克斯说过的那样，价值观的冲突

“并不是我们敌人的愚蠢、邪恶或者荒谬所造成的危机，而仅仅是各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如果价值观是多元性、有条件、不能比较和无法协调的，那么这种冲突就将持续存在。”

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真正价值在于，找到不同文明存在的共同基础领域，并协助我们和平地管理这些不可转变的不相容领域。

**克尼亚任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愿首先感谢伊朗代表团将这一重要专题纳入本届会议议程。我还想感谢秘书长的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他为这个问题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发展是实现战略稳定任务的先决条件。正像俄罗斯总统普京先生在千年首脑会议上所说的：

“我们必须依靠整个文化和传统的财富来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在二十一世纪，为了补充已经得到承认的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法，各民族必须继续有权在享有尊严的情况下实现自我表达和独立。国际关系的民主首先意味着毫不动摇地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这是对全球文明全面多样性的认识；是对这一多样性的承认和尊重。”

（A/55/PV.3, 中文第10页）

事实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上。

今天，由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我们必须坚持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好关系寻求一个基础，这将导致相互作用和相互丰富。如果我们承认存在这样一个基础，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上需要这种基础来坚持法律和秩序，则我们就必须抛弃误解和陈规。我们认为，误解产生于这样一种确信，即一种文明模式优越于任何其他模式。导致人们力求维护其文明模式的优越性时，就把它作为发展中的支配要素。在我们把不符合我们的标准认识范围的任何事物均视为超出文明范围时，陈规也就产生了。

我们同意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报告(A/55/492)中的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认真思考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出发点是理解多样性。正是通过这种多样性,通过承认、尊重和鼓励尊重多样性,各国社会才能够摆脱它们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陈规陋习。

多元化有助于缓解单一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相接触时的紧张状况。俄罗斯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民主的、多极系统的国际关系。当然,各国的利益不同,所以重要的是要发现共同的特性。但这是一项困难和艰辛的任务。

不过,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供选择。采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的任何企图,都注定会起反作用而且是忽视历史常识。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各种途径,管理实现世界稳定的进程,其途径之一就是加强联合国作为国际关系的惟一且不可替代的机构的潜力。

如果我们不能就共同的目标——物质、精神和道义上的目标——达成一致意见,社会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俄罗斯的团结因我们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共同的历史责任感而得到加强。今天在我们国家,我们看到正在恢复对我国历史的兴趣,对我们都重视的,根源的兴趣,对我们的文化特性、我们的道德和精神原则的兴趣;这些原则庄严体现在我们的民主结构中,并在俄罗斯对外部世界开放方面得到了体现。

在俄罗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得到广泛支持。对话年的活动与全国为迎接第三个千年的到来举行的各种活动同时进行,我们认为这具有特别的象征性意义。今年七月份在圣彼得斯堡,我们举行了一次题为“千年结论”的世界会议,在会上人们对这一主题给予了密切关注。

今年的一项最重要的活动就是,9月5日我们在联合国总部在国家元首一级就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主题举行了会议。毫无疑问,这项讨论结论将对不同

文明之间对话概念的创造性理解和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在差异中求团结:这种普遍的人类法则反映了文明的实质,任何对这一原则的否定,都将使世界返回到野蛮时代。

**谢尔克斯尼斯先生(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就“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这一重要议程项目发言。我国政府充分支持并极为感谢这一项目的发起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们赞同法国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

不同文明以及个人之间的对话,应该建立在相互容忍和尊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之上。此外,它不应该局限在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对话。容忍的基础在于文明自身。自中世纪开始,在立陶宛大公国,容忍、言论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就成为立陶宛社会生活的主要趋势。这从自1522年以来在维而纽斯以各种语文——拉丁文、白俄罗斯文、波兰文、希伯莱文等等——出版的图书的数量就可以看出。这些传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传下来,现今,立陶宛与过去一样依旧向世界开放。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极世界。不同国家都有其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遗产和陈规——一句话,都有其特性——这对于该国来说至关重要。消除一个国家的特性就等于消除了该国本身。遵守和促进庄严载入各项普通国际文书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将有助于促进各国文化。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全球信任与和平的一个重要工具。不同的文化有权在世界各地找到他们的适当位置,并增进全人类的遗产。

1999年,立陶宛、波兰、洪都拉斯和巴拉圭在希腊和玻利维亚的支持下,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第十三届大会提交了一项有关在立陶宛主办一次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区域会议的决议草案。在决议通过后,立陶宛便着手筹备举行一次立陶宛-教科文组织联合会议。该会议将于2001年



4月举行。立陶宛非常荣幸地主办这次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国际会议。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欣然同意担任会议的共同主席。

即将举行的维尔纽斯会议将使世界各地有关领域的知名学者汇集一堂。维尔纽斯会议将是在欧洲举行的唯一一次此类区域会议，其他大陆的代表也将参加该会议，它将是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一次重大活动。

今年9月，立陶宛总统瓦尔德斯·阿达姆库斯先生在纽约与松浦晃一郎先生会晤时提议邀请各区域国家的元首参加维尔纽斯会议。这项提议得到了松浦先生的同意。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先生也同意支持这次会议，并担任其共同主席。

在结束维尔纽斯会议时候将会通过一项宣言，作为探讨如何在联合国对话年期间及以后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真正对话的第一项真正步骤。

**恩赫赛汗先生**（蒙古）（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秘书长编写了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

1998年11月，大会通过了第53/22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它宣布2001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我高兴地重申蒙古高度赞赏这项决定并愿意参加各项方案活动，以纪念对话年，并作出它自己的贡献。在这方面，我要与先前的发言者一道表示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了重要主动行动，并感谢秘书长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秘书长个人代表为使对话年尽可能卓有成效并取得成功而作的努力。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大会提出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号召，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很好的反响。正如秘书长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政府和各学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已在举办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讨论会、辩论和研究项目，汇聚了各种民间社团。在这些会议中，我尤其要指出今年9月在联合国这里举行的国家元首级圆桌会议的重要性。我相信，此类会议将使我们能够交流非常重要、令人感兴趣和有用的想法。在这方面，

我国代表团要与其他代表团一道，尤其赞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在对话年的筹备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以及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我们生活在一个既独特又多样的世界里，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在这个世界里，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积极而又相互补充的对话与交流不仅对探索彼此的丰富遗产，而且对于预见未来，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正如秘书长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多样性是集中反映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基础。我们完全赞成这样的意见：许多战争和冲突的根源恰恰在于将多样性视为一种威胁。另一方面，多样性也是人类的财富。因此，随着我们的世界越变越小，而且各种交往变得更加密切和不可避免，学会如何对待多样性已成为一种更加迫切的必要。

我们今天讨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个议题十分重要，而且也是由于大会本届会议对这个问题的审议反映会员国决心以一种基于共同谅解的新的共同态度迈入新的千年。从我们这里的审议，从不同文明的代表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对话和交流想法能够对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各种共同价值作出宝贵贡献。因此，国际社会应努力倡导不同国家之间以对话、合作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交往和关系准则，以维护和平与安全，鼓励世界各地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们生活在一个称作“加速全球化”的时代。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全球化以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促使我们形成一种以和平、宽容、对话和团结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观念。正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圆桌会议上所作讲话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必须使全球化带有人性，使它服务于全体人民的理想，而不是相反。”在这方面，我完全赞成他这样的看法：“通过教育，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种文化都从所有其他文化汲取了养分。意识到我们彼此在我们共同遗产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助于摆脱无知、蔑视和仇恨，并为我们所有人创造更丰富的遗产”。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这样的看法，每个民族、国家和宗教以及每种文化，都应向其他方面提供自己最好的东西，进而从其他方面那里得到它们可供分享的最好东西。就蒙古而言，它承袭了丰富的古代游牧文化。各成员也许清楚了解，蒙古被认为是当今游牧文明的典型国家。多年来，我国作出了各种努力，就游牧文明的各个方面、它的影响和它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以及就保存和振兴蒙古历史与文化遗产开展了进一步研究。游牧文明以其适应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著称。这是它的力量所在，这也许也是它对后代的贡献所在。

蒙古积极地合作并参加教科文组织的许多活动，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对话。因此，蒙古学者通过积极参加教科文组织关于编写中亚文明历史的方案以及题为“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的项目作出了、并且继续作出贡献。

近几年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教科文组织在蒙古建立国际游牧文明研究所。该研究所旨在发起和开展各项活动，一方面保护游牧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为发展适当的现代化因素以便改善游牧民的生活方式作出贡献。几千年来，游牧民居住在世界广阔土地上。游牧社会发明了一种特别适合其环境和流动需要的文化，反映了这种生活的要求和必要性。他们为发展不同的使用土地的技术和方法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例如，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生活仍然是在世界一些地区防止环境恶化和荒漠化的最可靠保障。

在 2001 年纪念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可望为进一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和交往的概念作出重大贡献。蒙古将对在对话年框架内参加方案活动有强烈的兴趣，以便进一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朗克里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犹太人民的祖国、以色列国代表并体现了一种崇高的文明，即犹太文明，这一文明差不多有四千年历史，其古老的根源在中东。

提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这一倡议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再强调《圣经》对这一对话的极为重要性。我们同意并相信犹太圣经、即《旧约全书》仍然如此。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一神教都从同样的来源得到其基础。

犹太圣经最早的书卷是在其历史性家园建立其民族特征的以色列人民千年时代经历的产物。这些书涉及从第一个来到应许之地的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到被俘流放到巴比伦的耶利米先知的时期。

稍后的圣经书卷——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及以斯帖记——是在波斯-犹太关系的古典文学时代全盛时期所撰写的，并且深刻地反映了这两个文明之间的历史性联系。在犹太领导人以及居鲁士和大流士皇室之间存在的密切合作在圣经中有记载。迄今为止居鲁士和大流士在犹太传统中被缅怀为容忍和多元化的象征。

犹太人民结束其流亡生活后返回并在朱迪亚重建其家园，这为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共同点提供了历史性背景。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关系是最近恢复的神学和历史研究热的焦点。确实，在埃及亚历山大，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是那个时代犹太圣经最严谨的希腊译本，由当时七十位最著名的犹太学者译成，该文本为把犹太教-基督教基础传播到欧洲和其他地方提供了途径。

犹太法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塔大德经》是继犹太人第二次离开家园被流放之后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学院中编纂的。在这一方面，犹太教在中东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犹太学者和学童以其原始语言阿拉姆语研究《塔木德经》，并应用当时盛行的波斯教学法。

犹太哲学和诗词大师迈蒙尼德、纳赫曼尼德和朱达·哈列维是犹太人-穆斯林对话黄金时代的产物。在那一时期，犹太社区从西班牙到巴格达兴旺和繁荣。不同文明之间的想法和哲学交流是当时伟大的伊斯兰学术革命的一部分。



摩洛哥就是一个例子。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该国共存了一千年，产生了两个宗教和文化之间丰富的、经常是令人着迷的对话。为了使他们的著作更容易被所有人使用，摩洛哥犹太人学者用阿拉伯语撰写了他们的许多著作。用阿拉伯语写的犹太妇女的诗词是常见的事，并从当代诗词体裁中吸取灵感，而这种体裁仍然是现代摩洛哥文化的一部分。任何人想要在摩洛哥寻找犹太人穆斯林共存的质量的证据，他就可以找到两个文化之间存在的友谊和容忍的大量事例，显示了这些社区所建立的共同基础的深度。

同样，在中世纪欧洲，犹太神秘主义得到提倡，中世纪欧洲圣经评论家的学术讨论盛行。这些做法充满了犹太人与基督世界交往的经历。

这些只不过是少数几个例子，证明犹太人和全球各国之间的对话是过去四千年来持续不断的人类现象。所有这些文化为他们所保持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并从中受益。

犹太人民在其整个古老的传统中，并在其现代化身、即以色列国中，曾经并且仍然完全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持开明态度，并致力于这种对话，他们坚信，这种对话也将毫无保留、毫不含糊地纳入国际和文化大家庭。所以，我国在大会上届会议上参加了有关该决议的协商一致意见，并仍然充分支持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对话的概念和称赞对它的执行。

这一概念的性质取决于其普遍性。只有当任何一个国家和文明不被挑出来排除时，它能够特别是在联合国范围内具有意义。如果国际和平与理解是这一作法的真正目的，则联合国不能接受排斥行为。然而不幸的是，一直是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遗憾地表明，那个提出这一本来令人赞赏的建议以进一步发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主题的国家，自己却在实行一项在全世界各国中挑出一个会员国、即我国的政策，并呼吁摧毁我国。伊朗外交部长哈拉兹在 9 月 15 日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如此描述他对正在出现的世界文化的看法：

“答案是参与而不是同化和强加……认识到各国和各国人民保存和培养其文化和文化特征的权利……必须承认和尊重个人与社区的文化权利。”（A/55/PV.16，第 29 页）

然而，哈拉兹外长就在这之前五天十分清楚地表明我国在这一世界文化中没有位置，向伊朗电视台指出以色列“不外乎是该区域的癌症增长”。在这方面，他仅是重复了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常常使用的说法，例如他指出：

“伊朗永远不会承认恶毒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连一刻也不会承认，并将继续反对这种恶性的增长。”

这两项论述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否定以色列的很多例子中的两个。

然而，以色列却将再次加入一项支持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原则的协商一致意见，坚持它在无歧视情况下普遍适用于全人类。

**孙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在过去几年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仅在外交圈内，而且在新闻和学术界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词语。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已被广泛宣称为和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国际合作新范例的重要基础。

我国代表团赞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该进程中的主动行动，特别是其介绍一项有关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决议草案的行动。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一决议草案。

世界上的每一种文明都可以成为人类的宝贵资产，使其自己基于对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尊重，这一超越其自己的传统价值而拥抱普遍的价值。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以及应在哪一方向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我认为，一半的答案存在于联合国的意义之中。联合国的创立是作为各国之间制度化的对话的论坛，其恰当的位置得以处理这一问题。

今年 9 月初集聚在纽约的世界各领导人通过了《千年宣言》，除其他外承诺除他们对自己单独社会的分别责任之外，还有一项在全球一级坚持人的尊严、平等和公平原则的集体责任。世界领导人们进一步同意不遗余力地推动民主和加强法制，并尊重得到国际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发展的权利。

我们在促进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概念方面需要展开很多活动。在展开这些活动时，需要铭记的一项重要重要的事，就是如何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加强普遍价值，同时在一个愈来愈小甚至更全球化的世界中尊重各种文化的多样化。我高兴地指出，去年成立了一项联合国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信托基金，以资助这些活动。

我们热烈欢迎把 2001 年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大韩民国将为协商和筹备进程作出应有的贡献，以便 2001 年能够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在促进人类的普遍价值包括永久和平的长征中迈出巨大的第一步的一年。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 1975 年 10 月 10 日的第 3369 (XXX) 号决议，我现在请伊斯兰会议组织观察员发言。

**侯赛尼先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英语发言）：**伊斯兰会议组织今天荣幸地就题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议程项目 32 在大会发言。鉴于人数极多的发言者已在这次辩论中阐明了这一议题，并鉴于时间不多，我的发言将是简短的。

首先，我要提醒各位代表注意伊斯兰会议组织于 1998 年 11 月 4 日通过了其历史性的第 53/22 号决议后对该议题的兴趣和所采取的行动。我们对促进对话概念的兴趣和行动，产生于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宪章》，其目标除其他外，还在于为促进各会员国之间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理解创造一种恰当的气氛。

因此，我们欢迎大会决定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以及它对计划和执行适当方案

以促进对话的概念发出的邀请。本着同一精神，我们欢迎任命詹多梅尼克·皮科先生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秘书长的个人代表。我们将竭尽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和努力以实现我们在这一方向上的共同目标。

我们以很大的兴趣阅读了秘书长载于文件 A/55/492/Rev.1 中的报告，并且高兴地看到伊斯兰组织关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以及在这份材料中的数字可供联合国秘书处协商之用。我们也高兴地注意到接受秘书长的邀请同他的个人代表进行合作，探讨同对话有关的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的显赫人士名单中包括来自伊斯兰会议成员国中的一些著名人士。

我们支持秘书长计划以革新的方式使用电子媒介和电视设备以促进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各国人民之间的直接和立即联系。

现在我谈一下摆在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文件号 A/55/L.30。我很高兴能说我们参加了起草进程。我谨借此机会评论执行部分第 7 段。该段落关心地指出会员国、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为筹备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所进行的活动和提出的建议。

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报告伊斯兰组织的一个政府间专家小组今年 2 月和 9 月在杰达会晤，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全球议程》和《全球行动方案》的草案进行了筹备工作，这两份草案目前正在纽约这里由伊斯兰会议特设委员会审查。该纲领和方案都将在对话年期间在联合国所进行的更广泛磋商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伊斯兰组织当然将准备同联合国进行合作以各种其他方式制订对话年的目标。

最后，我谨重申伊斯兰组织致力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原则和目标，我们希望摆在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将得到支持。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以听取了关于这一项目的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在对决议草案采取行动之前，我谨宣布自从它发表以来，以下国家已经成为决议草案 A/55/L. 30 的共同提案国：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丹麦、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几内亚、圭亚那、爱尔兰、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卢森堡、马里、马耳他、蒙古、摩洛哥、缅甸、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西班牙、斯威士兰、瑞典、泰国、突尼斯、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现在大会将就决议草案 A/55/L. 30 作出决定。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 A/55/L. 30？

**决议草案 A/55/L. 30 获得通过（第 55/23 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愿行使答辩权的那些代表发言。

我要提醒各位会员，行使答辩权发言第一次限 10 分钟，第二次发言限 5 分钟，并应由各代表团在其座位上。

**阿科皮扬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阿塞拜疆杰出的常驻代表利用今天的议程项目攻击另一个国家。他是这样作的唯一发言者。这些发言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设想是完全矛盾的，并能将对话扼杀在摇篮之中。

我谨提一下一些具体的玩世不恭的观点。阿塞拜疆代表将他的国家说成是种族容忍的榜样，但是他忘了用 1988 年在苏姆加伊特和 1990 年在首都巴库市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的屠杀来说明他的发言——这些是在东欧进行种族清洗的第一批事例。他把他的国家说成是宗教容忍的典范，但是他没有提到在巴库唯一的亚美尼亚教堂被破坏和遗弃了——尽管他声称仍然

有好几万亚美尼亚人居住在巴库，这是进行宣传和毫无根据的说法。

他以重复我们两星期前在本大厅所作的发言坚持说，他的国家没有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我认为使用来自某些国家的雇佣军和再三呼吁宗教团结使人毫不怀疑谁在利用宗教达到纯政治目的。

在我们最近的发言中我们再次确认这点，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具有不同文化和宗教遗产，这不应被视为障碍，而应被视为进行积极和建设性对话的一次机会，对话最终将制造我们两国之间所急需的相互信任和谅解的气氛。

在并不太遥远的过去我们两国曾进行这种对话——我宁愿把这种对话称为互动。这一互动大大有助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文明的相互丰富。不幸的是，这一对话中止了，但是我们两之间正在进行的政治对话使我们产生了希望，希望在最近的将来随之而来的将是精神上的对话。

**阿利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关于亚美尼亚代表的发言，不幸的是，尽管所审议的项目主题是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但正如所有在座者能够看到的是亚美尼亚代表追求的却是其他目标。绝对坦白地说，他正在继续他的国家针对我国——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侵略战略。

1987 年 12 月，正是亚美尼亚使用武力将原籍阿塞拜疆的 4 000 多名公民驱逐出卡范城。突然在那年严冬期间被剥夺了一切的这些人在阿塞拜疆避难。这是亚美尼亚深思熟虑政策的第一次挑衅和暴力行径，它挑起了两国之间的冲突。可以指出，今天亚美尼亚几乎是单一民族国家。

1992 年 4 月，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支队犯下了现代历史上最血腥的罪行之一。它们将阿塞拜疆科杰利城夷为平地，无情地摧毁了几百名无助的无辜人民。罪恶的军事之队的暴行结果是科杰利 600 多居民被野蛮杀害了。



关于在巴库的亚美尼亚教堂，教堂安然无恙，但是显然它是关闭的。有一句极好俄罗斯谚语正好用来描绘亚美尼亚代表的行径：“罪恶的良心原形毕露”。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亚美尼亚代表发言，他要行使第二次答辩发言权。

**阿科皮扬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第一，即使人们要接受一些虚构的阿塞里人被驱逐出亚美尼亚的说法——这完全是假的——阿塞拜疆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自从冲突开始以来没有任何阿塞里人在亚美尼亚被屠杀。第二，关于在科杰利的事件，我要提醒他，即使人们同意在科杰利确实发生了一些屠杀，屠杀也是在苏姆加伊特、基洛瓦巴德和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之后发生的，大屠杀可被描绘为种族灭绝行径。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 1992 年阿塞拜疆侵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之后发生的，其目的是为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进行最后的种族清洗。

至于在巴库的亚美尼亚教堂，我有一本杂志，任何感兴趣的代表团都可以看，我也有一张由一位独立美国新闻记者拍的照片，照片显示了巴库的亚美尼亚教堂的目前状况。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阿塞拜疆代表发言，他要行使第二次答辩发言权。

**阿利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我请在座的所有代表访问巴库查看亚美尼亚教堂的状况。

关于所谓苏联人殖民统治和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外国占领，我祝贺亚美尼亚代表发明新遁词——我要把它称为“2000 年遁词”——它是继前一个遁词之后的——所谓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的封锁。我要提醒他，同所谓被封锁的亚美尼亚接壤的不仅有阿塞拜疆，而且还有该地区其他三个国家。

如果亚美尼亚的确被封锁和完全同外界隔绝，外部世界——安全理事会——便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的确，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国际机构安全理事会处理了该冲突并在 1993 年通过了四项决议——第 822（1993）、第 853（1993）号、第 874（1993）号和第 884（1993）号——表示严重关切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系的恶化和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我强调，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纳尔戈诺-卡拉巴赫地区之内和四周冲突的继续。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认为大会愿结束对议程项目 32 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 4 时 30 分散会